

# 老闻

## 钟山风雨

崔玉松

## 北移象群缘何止步于 椒山之野

郑祖荣

2021夏秋之间，我省轰动世界的新闻为西双版纳15头野象的出走，一路向北迁移。而令世人捉摸不透的是，象群在6月间由红河、玉溪北上到达昆明市属晋宁县及安宁市南境后，即终止北向，盘桓不前。之后，即绕道转回玉溪市易门县，由西南方向返回西双版纳。那么，这群北迁的野象为什么会止步于此地，而不再往北挺进昆明市区呢？这似乎是一个疑问，因此，有必要进行地理学的探究。

经查阅我省相关古籍，发现该野象一路北迁最后到达之地，古称“椒山”。椒山为四周最高之山，即境内诸山之脉。在《宜良县志·地理志》中称：“安宁县南境椒山。”该山系实为跨越今晋宁、安宁两市县与玉溪市接壤处的一脉山岭。

所谓“椒山”，为云南地理古称，考其命名之由，则系由物产（花椒）得称。新近出版的《生物多样性云南史料辑校》辑引《鸡足山志》云：“椒子色以红而香者胜，今鸡山之椒甲天下矣。”因鸡山海拔在两千米以上，气候冷凉，昼夜温差大，冬有霜雪浸润而有以致之者。而此“椒山”以出产花椒而得称，必然具有上述相同的地理气候特征。从人文地理学的角度讲，此“椒山”在《徐霞客游记》中则被标识为“环滇池之南”，是“南龙”在滇中地区之最为重要节点。而此一节点的地理特征，则为一脉隆起的山峦，海拔达到2200米以上，兼有该山系出产花椒的上述诸气候特征，就此构成一道野象群难以逾越的天然屏障。故北迁象群到此而踯躅，不再越雷池一步，非偶然也。

那么，何为徐霞客所勘定的“南龙”？按徐霞客晚年的“万里遐征”中，其最大的成就与贡献，为首次正确论证和考定金沙江为长江正源，见于其所撰《溯江纪源》中。

《溯江纪源》亦名《江源考》，为徐霞客最重要的地理学专论。据笔者之研究，《溯江纪源》一文，应是徐霞客在滇西考察丽江并目睹“万里长江第一湾”之后写成的。对于自己的惊天伟论，徐霞客自然是特别看重的。因此，在他尚未返乡之前，即作书附寄其友人陈函辉。另外又作书赠送当时的文坛盟主钱谦益。而此一学术成果，自然引起了当时学界的高度关注。首先，被钱谦益引录于所撰《徐霞客传》中；而时人冯士正正在编纂《江阴县志》，亦将其收录于该县志的《艺文志》中。于是百年之后，当《徐霞客游记》终于由其后人再版印刷时，乃得回归到《游记》中。

徐霞客的“南龙”论断即：“龙远江亦远，脉长源亦长。此（长）江所以大于（黄）河也。”也正是在此论点中，其“环滇池之南”五字，更将“南龙”在滇中地区的最重要节点界定于“椒山”。竟使三百年后，北迁象群至此而却步，这看似偶然，而实有其必然性蕴藏于其中。

长期以来，徐霞客研究领域一直对“南龙”之说三缄其口。其实，所谓“南龙”，经笔者考证，只

驶上去罗平的路，就下起了雨。整个高速公路成了一条河，前方的路变得朦胧，不得不打开雾灯，撵着一路水花。

1936年3月，红二、六军团长征经过罗平边境的时候，有没有下雨？不知道。但是，红军趁着罗平走，对钟山的影响可以说是“久旱逢甘露”。八十五年前，红军这台播种机，就这样在罗平县钟山乡掀起了一场革命的风雨。

从资料上看，云南临时工委为了与红军取得联系，派一个叫李浩然的干部到了罗平。1936年4月，临时工委听取了李浩然对罗平考察和红军长征对罗平影响的情况汇报后，认为罗平特别是钟山一带具有重要的战略地位，群众基础较好，是发展党组织建立革命根据地的好地方。随即先后派干部周时英、刘浩、吴宗道、丁建华、刘壁华等到罗平开展工作，发展党员。1937年11月，建立了罗平特别党支部，由吴宗道担任支部书记，直属云南临时工委领导。

“钟山地处滇、黔、桂三省区结合部，隔黄泥河与贵州接壤，与广西隔南盘江相望，境内山高坡陡谷深，素有‘滇黔锁钥’之称。”这么说，钟山是三省接壤，可进可退，可攻可守。

头道口子，钟山的大门。如今，进入钟山的路已经修成了宽敞的柏油路，远远看去，对面的山上有“革命老区，红色钟山”几个大字。我们下了车，往前望去，这里三面环山，是进入钟山的唯一要道。这样的地形其实就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了。

1948年4月26日，罗平正是菜花刚谢菜籽初结的季节，头道口子肯定还是云雾缭绕、乍暖还寒的时候。国民党26军579团400余人，向钟山革命根据地发动围剿。

这个时候，钟山革命根据地已经建立十多年，共产党领导下的武装游击队与云南讨蒋自救军主力部队两千余人，在头道口子设下了埋伏。那场仗，最后歼敌20余人，活捉1人，我军仅伤亡2人，取得了首次反围剿的胜利。

如今，头道口子革命战斗遗址已成为钟山革命老区党史学习教育、体验红色旅游的第一站。来这里的每个人，都会在头道口子停下来，看看走走，听听头道口子的战斗故事，整理好心情，之后，走进钟山的崇山峻岭中。

史料记载，1946年，国民党发动内战，钟山党支部将抗日武装转为反蒋武装，革命武装力量逐步发展壮大。面对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恶霸武装的频繁剿，罗平地下党利用钟山的有利地形，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开展丛林游击战，建立了抗击国民党军队及地方恶霸势力的革命根据地。从1946年到1948年，钟山先后粉碎了4次敌人的围剿。1948年4月，朱家璧等率主力部队进入罗平，罗平党组织根据云南省工委决定，抽调钟山乡骨干参加主力部队，编为以任学源为大队长的第七大队。在任学源部随主力离开罗平南下整编后，又在罗平其余革命武装的基础上组建了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支队（亦称罗

盘支队），武装力量发展到9000余人。

2021年8月16日下午，我们来到了烈士任学源的家里。他的旧居就在敬老院一旁，三房一照壁的院落，单檐穿斗悬山顶一楼一底石木结构，久无人居。这里曾经是第七大队开会、训练的地方。任学源的孙女任国玲指着门前那棵繁叶茂大的大树说，战士们在这儿练枪，这棵树的树干里全是子弹。我们忙去看，远远地，已经看不清弹痕，那些岁月，早已嵌进树里，与树融为一体。

幸运的是，任学源的遗孀杨立芳老人还活着，我们见到了她。老人103岁，身体已经很差，想象当年的她与任学源一道，走上革命的道路，做后勤、送情报……夫妻二人的情感因为革命紧紧相连在一起。1948年10月，任学源在一场比赛与敌人的遭遇战中牺牲，28岁的杨立芳毅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过丈夫的事业，积极组织成立妇女会、姊妹会，宣传新思想，带头开展“放小脚、剪短发、送郎参军、送子参军”等活动，在她的带动下，任学源的三个弟妹也加入了革命队伍。

虽然老人的身体很虚弱，但她的眼神依然平静坚定。任国玲说，爷爷死后，奶奶只哭过两次，一次是知道爷爷死的时候，还有一次，是烈士陵园重建。任国玲说，奶奶思念爷爷的时候，就会轻声哼起一首叫《送郎参军》的歌。从任学源家出来，雨又下了起来，细雨朦胧中，我们好像真的听见了这首歌——清早我郎去当兵哟，我的小郎哟，打倒蒋匪么哎依哟，享太平呀，我的小郎哟……那

是杨立芳老人的声音，也是许许多多把丈夫或儿子送去参加革命的钟山母亲的声音。

1948年9月，中共罗盘地委在钟山乡鲁邑村成立。1948年9月至1950年初，中共罗盘地委和罗盘支队在这里领导着云南、贵州、广西28个县和一个特别行政区的革命武装斗争。由此，钟山这片红色热土，被称为革命的摇篮。

从永康桥、老渡口村回来，我们直奔中共罗盘地委指挥部和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区第三支队（罗盘支队司令部）旧址。如今，那里已经是云南省省级文物保护单位，每年都有上万人到这里重温历史，进行爱国主义教育。

我们走进中共罗盘地委指挥部旧址，鲁邑村一株古老的四合院，走进院门，墙上是陈赓将军的题字：党的旗帜永远在滇桂黔边区飘扬。小院里干干净净，门口一个巨大的石水缸装满了清水……

1949年5月，云南人民讨蒋自救军第二支队正式改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桂滇黔边纵队第三支队（罗盘支队）。同年7月，桂滇黔边纵队与遍布云南全省的游击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滇桂黔边纵队。罗盘区的武装斗争从准备到结束，历时十四年，一组数据见证着当年的红色历史：当时的钟山群众只有9600多人，而参加革命队伍的就有1700多人，牺牲89人。可以说，钟山人民为滇桂黔边革命根据地的建设，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 凡人凡事

李长平

1

我的父亲是一个胆小平庸的人  
就像猪狗  
每一步都踩在别的野兽的足迹里  
从不留下的自己的脚印  
我亦步亦趋  
从脚底心开始一生的成长

2

小时候  
母亲带着我给生产队放羊  
在大雨倾盆之后  
山洪都会卷走羊群回国的小木桥  
有一次，她把最后一只羊抱过河后  
洪峰赶到  
她站在河中哭喊的我冲倒  
母亲抓起一根木头狂奔十多米  
在石崖前把我拦住  
母亲接着被吓得半死和额头渗血的我说  
一个有伤疤的男人  
这才才值得

3

二哥爬树翻墙很厉害  
有一次看到一条蛇钻进了  
山墙半中间的鸟巢里  
就登梯而上  
抓住蛇尾，甩出几丈远  
用力过大  
人和梯子凌空摔下  
从此留下了结巴的毛病  
后来去部队当兵  
正逢边境自卫反击战  
在担架连  
为了不结巴  
就唱着说话  
伤员在他的歌声中进出手术室  
立了个三等功  
退伍回家后就不再爬树上墙了  
喜欢把自己放低处

4

老岳父的姐姐孤单单地在小区里扫地  
一辆车闯倒一个老人想溜  
她把扫帚一横截住车子  
把老人抱进车子直奔医院  
队长说，张德英脱岗一个小时罚款50元  
一天黎明时分  
她的三轮车冲到了路边的臭水沟里  
呼救无人  
咬咬牙，把三轮车扛到了路上  
默默流泪的她  
被抬到县医院  
医生摇摇头，发出了病危通知  
偷偷出院后  
扫不了地，就到餐馆摘菜洗菜  
清明节后  
突感不适，体重迅速下降  
送到省城医院  
医生摇摇头，叹息一声  
五一节，我们一起吃饭一起逛街  
她巨痛中勉强露出的微笑  
抗拒着死神的降临  
我们把泪水强按回去  
说笑中，我竭力掩藏满眼的悲戚  
面对这个柔弱而又坚强的好人  
她的善良连不屑的人也会被深深震动

5

作为一名作家  
当发生鸡蛋碰石头的时候  
我会毫不犹豫地选择当那个鸡蛋  
作为一名基层干部  
我宁愿做一只河边渡口的破轮胎  
用身体支撑别人前行  
因果循环反复  
我始终能看见自己的影子

6

河的两边  
是无尽的沙漠  
40岁以前  
我反复询问  
河边为何不种上树草  
50岁以后  
我知道了答案  
伟大的爱是那么简单  
没有遮拦没有索取  
恒久而坦荡



## 重返母校

坐在《书香百年》新书发布会现场，聆听曲靖西泽乡中心学校老师的讲述，有着百年历史的学校把我的思绪带回四十年前。这个学校，百年前叫高明小学，在20世纪70年代是我的高中母校——宣威第六中学。

1979年9月，我考进了西泽河畔的宣威县第六中学。这里距县城30余公里，但对于一个从山旮旯里走出来的我来说，坐在明亮的电灯下读书，结束了煤油灯的历史，看着从学校门口驶过的汽车，我的内心充满喜悦，并暗暗发誓：要努力读书，将来要到更远的地方。

那时候，我们读书很辛苦，家里每月要交回粮二十斤到粮管所，再由国家补贴十二斤给每个学生，一天两餐，一餐一角二分，一个月生活费总共七角二分钱。每月掰着手指盘算，买学习资料，用具后，留出五毛钱吃个肉，热天再留两分钱买根冰棒。所以很早就学会理财。

在学校食堂吃肉是一种奢望，每餐一饭一汤，大多时间吃的是包谷和米掺饭，可以数得出米饭有几颗。十天半月的，也会来一次纯米饭，遇到这样的机会，我就要装上两张饭票，站在长长的队伍里，盯着打饭窗口，心惊胆战，生怕轮到我的时候米饭打完了或者师傅只打一个，直到两勺米饭倒进饭盒，心才平静。然后是白菜汤、青菜汤，偶尔也会吃到一勺酸菜红豆汤。周末改善伙食，一个炒肉辣椒五角钱，我们山里来的孩子，哪有钱买肉吃，即使有，也舍不得。

所有功课中，我最喜欢语文和化学。

上语文的是杨俊老师，一位慈祥如长者

的。另外，随着山势的不断升高，植物群落也由阔叶林变为针叶林，象群觅食也变得更加艰难。此外，随着海拔的不断升高，空气中的氧含量愈见稀薄，象群因缺氧而行动慵懒嗜睡，步态迟缓笨拙的情形，亦现于航拍视频，其环境耐受力已明显下降。它们最终未能跨过“南龙”，其根源在于本能的认知与顺应自然的生存经验。于是，它们便只好知难而退，随性而归了。

在笔者看来，对北迁象群的探究，是具有多学科的综合性科考价值的。其北迁的精彩诡异，惊心动魄，给人类，给中国，也更给云南，奉上了一份无比珍贵丰厚的馈赠。它由此见证了云南得天独厚的立体气候特征及生物多样性。天人合一，人象和谐的自然生存法则，亦在此得到了最好的诠释，而成为旷世美谈，千古佳话。因此，笔者认为，作为椒山之野的一方土地，应抓住这一契机，立碑于椒山之野，记录其北迁象群的全部事件，以点成金，昭告世人；更可建一座亭子，邀请文人雅士、诗词联家，登高作赋，撰联吟诗，以流传千古；亦可以因其地理气候，恢复传统优质花椒的种植，使其成为特定地标品牌物产，造福一方。总之，可将此椒山之野辟建为一个旅游胜地，供海内外游客慕名前往考察、寄情抒怀。此一事件，不仅使人们加深对云南省情的进一步认识，还可提供给动植物学、地理植物学乃至环境生态学以及生物多样性等的科研和考察契机，同样是百年不遇的机缘，我们怎可将此送上门来的千古奇缘失之交臂，白地错过呢？

我逐项提示他：食品？药品？衣服？床上用品？照明用品？没想到老爸说：“那就再给我买一只手电筒吧。”“我大哥院子里到处装了太阳能照明灯，巷道有村里装的路灯，厕所已经是室内卫生间，你还要手电筒干吗呢？”农村总有用处……“好好好，我买就是。”

我小时候，手电筒可是农村金贵的物品，一家人通常就一只手电筒。我上初中时候，学校就在邻村，不远不近的一段路，还要过一条小河，晚上下自习回家，问题就来了，要命的照明啊！母亲提议我提手电，我打死也不干，认为太丢脸。我们几个同学想出个办法，几个人轮流带手电筒，平坦的路跟着走，难走的路段，尤其是过河，一个个照着轮流过。

一个冬天的晚上，我去老师宿舍交完班的作业，顺便又问老师一个问题，老师给我详细解答，结果带手电筒的同学烦了，催着几人就开路。我只好一个人摸黑回家，就掉到河里了。那天，父亲看着浑身湿漉漉冻得发抖的我，发狠说，一定要给我买一只手电筒，穷死也得买！

还有一次，母亲上山锄地摸夜路，父亲叫我带上手电筒去迎接，我抓起手电筒就走。父亲说电池的电要用完了，省着点。

我走上崎岖的山路后，一掀开关，

心里直叫苦，那电筒的光晕已经很微弱，怕是难以完成使命。接到母亲的时候，电筒光已经快没有作用了。母亲看到我，显得很高兴，她无视电筒的微弱，认为是节省的表现，还催着我可以加快一点步伐。突然，母亲在我后面发出一声惨叫，歪倒在路旁，我手忙脚乱地扶母亲坐起来，在她的指示下，才发现她的膝盖已经弯不过来了。她疼得冷汗直流，我急得不知所措。母亲让我帮着她强行把膝盖弯回来，可是我一用力，母亲就疼得直抽冷气。母亲又疼又急，对着漆黑的天空哭诉：“苍天哪，你这是要把我的腿收走了，我的这个家，还有我的两个娃娃可咋办呐！”我和母亲抱头痛哭。

身边的虫鸣声被我们的哭声吓得停止了，这时，只见山下有一道雪亮的电筒光向我们扫来，我大声呼喊，知道是爸爸借了邻居家的手电筒来接我们了，母亲的眼泪又流了下来。后来，母亲从医院回来后，父亲买了一整盒的电池回家，这在村里是破天荒的事情。后来父亲就染上了到哪里都要带上手电筒的习惯，我在昆明读大学了，他来看我还要带着手电筒；我在县城工作了，他来看我还是带着手电筒；我领着他到北京参加一个本家兄弟的婚礼，他还想要带上手电筒；我劝说过他多次，他总是淡淡地说：“有备无患，有备无患嘛。”我理解他的心情，也就随他了。

后来我给他买过各式各样的手电筒：充电的、高能电池的、带电击的，还有电马灯、太阳能充电等等，收到这些新玩意儿，父亲总是很兴奋，总要熟练地掌握他们的使用方法。

如今，能用到这些手电筒的机会基本没有了，现在的老家农村，年轻一